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靖康要録卷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録監生臣顧翼

靖康要録卷十一

二年正月一日上朝見賀太上皇帝於延福宫文武百官僧道等詣南城賀二帥傳令謝之金帛所括數未足敵使數馳使譙責二尹于是遣何㮚見二帥商量元數令城中悉公私所有不及百一意指懇到尼瑪哈大怒訶詆之　敵遣使十一人入賀聖旨差禮部侍郎譚世勣持國書至軍前不納

二日金人趣迎康王甚急差中書舍人張徵行學士院草詔書敵再三易之而遣　開封尹徐秉哲言根括金銀少尹押到高伸家女使劉梅壽等来稱高伸兩次差人押金銀往兄高傑家收藏遂差人勾當勾當人劉均出頭高伸與高傑串執親来本府庭下緣高傑係金吾衛大將軍高伸係延康殿大學士日前受國厚恩不可數計今来倚恃官高護勾當人不令出頭難以集事奉聖㫖高伸高傑輒主公庭有虧士體伸落職傑降充左

衛率府率
三日元帥皇弟康王次東平府
六日敵退換金錢數車金人蕭慶就都堂聽講月令洪
範自是御路輦置金銀出南薰門不可數計　侍御史
胡舜陟奏臣聞傳曰羽翮不修不致千里閫內不理無
以整外此言治遠自近始也今國破主辱宗社僅存必
欲振已頽之緒成再造之邦臣願陛下治自近始而近
者莫若宦官昔歐陽修著論切而當皆漢唐已驗之迹

誠可為後世鑒戒惟我祖宗監漢唐之所以亡而防微杜漸其制尤備城狐社鼠不得肆其奸自崇寧以來祖宗之制隳廢殆盡而政事號令悉出閹寺因循積靡以成今日之禍臣請為陛下言其本末始蔡京當國圖為根深不拔之計復萌移鼎不臣之心遂結宦官倚為肘腋假以峻秩付以事權于是羣小蝟毛而奮膺節鉞之重位師傅之崇者比比皆是童貫握兵柄於外以壞軍政梁師成執國政於内以壞朝政李彦掊克以害民楊

戢營繕以傷財此則內侍之渠魁者其他營求聲色㲉造游宴更新修靡市花木禽獸以營惑人主之心術者如王仍張見道鄧文誥之徒不可悉舉賞罰生殺出自其口所喜則致之青雲所怒則擠之陷穽差除舉措悉由中出宰相充位奉行文書至政和宣和間其勢尤盛各立門戶公受貨賂以販鬻官爵凡駔儈小流奴隷庸材皆引以為公卿侍從牧守使者故政和宣和所除宰執盡出其門當時大臣與梁師成書顯稱門生畧無慙

愧士夫相習成風皆以附麗内侍為榮自大臣以至州縣小吏故皆汲汲貪狥財利以為致身之資禮義廉耻蕩然不復張矣是以今日人才極乏風俗極弊生靈極弱而外侮憑陵莫之能禦職此之由也陛下中和勤儉躬行敦樸苑囿宫室聲色狗馬無所嗜好此聖性卓然自有遠小人之資雖有仇士良數十輩豈能訓導後進以容悦聖心但陛下仁恕有餘而罪或縱釋隆寛廣問而言或聽從故使暬御尚循故態臣何以言之蓋臣嘗

論李敦奏狀至詳謂敦不可提舉京城所有其詞痛切
不蒙施行臣又嘗論敦於京城所拘占店宅物業沮上
皇罪已之詔乞賜廢斥不蒙施行又嘗論內侍領外局
非祖宗之制乞行罷廢不蒙施行又嘗論譚稹招制義
軍為患河東責降昭州極為輕典乞籍沒其資產田宅
不蒙施行其餘臺諫臣僚論內侍者多矣亦不聞誅一
有罪者臣所謂罪或縱釋者此也方都城圍閉諸將守
禦賞以勸功豈宜輕舉今日集百官宣府劉延慶轉官

明日集百官宣府劉延慶轉官延慶昔有丘山之罪今無尺寸之功不知何以得此恩數但延慶善結内侍人人喜為稱譽故旬日之間兩宣府制賞及罔功人心不服將士孰不解體劉光國恃有内援凶悖尤甚毆將作監丞江徵臣與臺屬論列其言不行劉昌國閤門𩙪卦之人耳遽命以官即通朝籍參謀守禦與士大夫同列内侍所薦也乘城者或遷秩或錫帶皆内侍所好者或責官或罷職皆内侍所惡者城上今日行某事明日罷

之明日又行某事皆出於內侍建明其事無益有同兒戲人莫不笑之孫傅以樞臣總領守禦每為掣肘不得約束他人為所凌轢固可知矣臺屬有告臣者曰城上見一中貴姓羅者厲聲謂士卒曰見他官員不得唱喏亦不得起身凶焰赫然摧壓士類豈不沮忠臣義士之氣乎又有一中貴人據敵樓設卧具甚華麗豈與士卒同甘苦者乎臣於治城子時見都人喧閙欲毆此輩遂當內奏乞不差內侍上城面奉從臣所奏已而城上內

侍旁午皆因其所請而使之往臣所謂言或聽信者皆此也大抵小人言無忠誠不可信其間又有稍知書者假書史以文奸言此尤為害且如唐恪聶昌天下皆以為小人陛下亦用之者恪昌能傅會内侍使之延譽耳故陛下用之不疑臣竊意陛下遭今變亂必自悔悟不眷顧此曹矣臣近蒙聖旨往開封府檢察受納金銀見陛下親筆付王時雍内侍某人受納此事既付有司何煩宸翰如此當此擾攘中又聞内侍有為王知章求差

遣者是以知陛下眷顧北曹未衰也都城每有變必先毆内侍人情所惡可知矣豈宜曲加恩意使生頭角陛下身居九重日見大臣而已臺諫數對論事則陛下見士大夫至少而金璫右貂終日羣侍左右萬一用其言於差除及號令政事為害不細臣願陛下所以處今内侍宜法唐太宗不任以事惟責以守禦掃除之職仍復祖宗法官至内殿崇班即轉出凡奏乞事件並申中書樞密院不得專達則今日致亂之源庶可消革而再造

之邦庶幾有成矣取進止　是日榜云奉御筆根括金銀以報大金全活生靈之恩切須盡力不可惜人情苟可以報金國者雖髪膚不惜只是要有者盡取即偏私勿錯認朕意乃善付徐秉哲又置歴於御史臺自宰執以下所納數目抄上

七日先雨後雪天氣甚寒地氷如鏡行者不能立足先是正月一日金人同撫諭使賫詔至南京取金帛南京疑不與復遣使臣持奏入京覆審其故是日勅應天府

官金銀疋帛當竭力應副一疋一兩不可存留可根括係官及官吏民庶之家盡數供納以謝恩德由是南京與金人凡金百兩銀二萬五千兩絹一萬四千疋是日有榜敘陳何㮚見二帥欲金帛廹切之語門下退回不堪金銀得旨令戸部長貳别行鎔銷遣司馬朴李若水往使理會金銀何㮚亦繼往又榜以士庶納到十分未及所須之一仰開封府督責送納既存性命財物何惜仰御史臺覺察催促不得稽緩是晚大雪金人焚城

南備城庫
八日雪凍甚人馬不可行至晚乃濟何㮚李若水等往來議金銀數目若水徵言曰若陛下往見二帥必可減
九日李若水兼開封府尹金人索上元燈城內寺觀應副是晚金人遣使致書欲車駕再出議和加金主徽號
敵遣高尚書者持書來高奏云陛下不必親出姑為書或遣親王大臣以行如何上意亦不欲出郊而何㮚獨以謂必須親出上信之㮚因歸都堂自草勑曰孫傅可

太子少傅謝克家可太子賓客輔太子監國來日車駕出幸金軍時㮚自謂折衝有術對敵使歌曰細雨共斜風作輕寒左右及敵使皆笑之遂出手詔云今月初十日出城見兩元帥議加徽號事故兹詔示想宜知悉仍多出文榜曉諭何㮚請太僕少傅禮部太常官集議及取太僕金玉鞍轡等云或云是日有使來要駕託以回議金銀事而上之出以議徽號為辭是日上朝太上皇帝於延福宮太上皇后偕至置酒良欵然不及次日出

郊之意

十日黎明車駕由南薰門出侍從以下或不及知金人兵皆成列以逐同知樞密院孫傅戶部尚書梅執禮守內敵人來取穿珠碾玉等工　差帶御器械王殊押金人所減禁衛七百三十四人入城　是晚御帶王孝竭自城外來傳聖旨出城見兩元帥議加徽號事為諸國未集議事未畢來日入城各宜知悉帝再幸敵營中外莫不寒心敵館帝於青城齋宮之西廡曲室中三間是

夜衾枕不宿戎服上牀而寢是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自即位以來金人交戰不已朕累下哀痛之詔諒爾等共悉朕意今金人攻圍京城已及一季應援兵尚爾稽遲使吾社稷生靈坐以待盡比者金人已登京城按甲議和欲使朕與吾民肝腦塗地金人請求靡有不從每念屈辱之極時事至此不獲已許帝姬和親立大河為界而金人實來斂兵欲質我太上皇帝又欲使朕南遷王室見今愈弱守京城終不退歸朕上禱皇天天未

之震怒下告人民人未之懷憒思祖宗積累至此而欲盡乎朕之德薄不能以保吾民乎朕思一身朝夕不能安痛切深思實無罪戾夫何使朕與吾民于此極也咨爾河北之民與其陷於異方各宜自憤抱孝懷忠更相推立首領多與官資監司守土帥臣與爾推議結集北道州軍自以為號保守土疆使子中國不失於敵國天下平安朕與汝等分土共享之朕言及此痛若碎首故兹詔示宜體至懷是月二十日敦武郎符彬賫至大名

府北道總管司有旨符彬與閤門宣贊舍人以行　御
批令王若沖邵成章衛護皇太子赴宣德門議事仍日
後傳令旨祇應闌禮部火急施行
十一日上在青城敵減儀衛上留三百人郭仲荀統之
除親王宰相執政學士院禮部太常寺官外餘令先歸
以欲上彼徽號為言于是鄆王楷而下九人宰相何㮚
執政馮澥曹輔翰林學士吴幵莫儔直學士院孫覿禮
部侍郎譚世勣太常寺少卿汪藻皆分居青城齋宫別

室與上西廡相對朝夕起居而李若水司馬樸以奉使亦從若水留青城司馬樸留斡里雅布軍中上通謁二帥不見禮數迥異於前上不勝憂憤樞密院榜正月十日御批大金只是理會金銀事具以實告二元帥為官軍未集來日議定必歸告諭軍民當各安静都人知緣金帛又留聖駕爭先輸納有福田院貧民納金二兩銀七十餘兩人心可知惟豪貴家不肯盡出差官吏大搜屋里苛急人不能堪至有因執婦女發掘房闥者内侍寺觀

倡優旅邸根刷殆遍親王公主宅所有取上皇旨悉數輸納有司景靈宫内庭駕前器具無一存者又令御史臺置籍自宰執以下具見納與未納數每坊巷命里長鳩集仍許奴婢告以軍法從事斬數人梟首朱雀門以狥日輸金帛如市都人憂恐莫不埀泣敵撤城上皮籬巴調寺觀輸上元燈促金銀曉示甚急

十二日開封尹榜仰在京士庶各懷愛君之心不問貴賤應有金銀表段之數火急盡數送納又榜奉御筆大

金甚怪金帛微少雖再三懇告尚以京城繁廣數目豈止如此可諭權貴豪富戚里士庶凡有金帛之家體認朕意盡數供納以報大金再造之恩仰便宜從事須管日近了當

十三日尚書省牓奉御筆累見大金高尚書傳二元帥台令為金銀表緞數少且拘留在此俟見數足方可放還可依下項並仰據所有明批主歷限十五日以前送納如有吝惜隱匿却因搜檢告發覺便行軍令于是添

差從官以下至郎曹二十四員再根括四壁東北壁吕好問程振李會熙西南壁陳知質邵溥安扶韋壽隆每壁復差官四員管勾東壁虞謩葉宗諤吴懋賈若思北壁鄰思純張卿材胡寅趙暘西壁劉覲黄哲康執禮王朋約南壁劉嶠路廓丁彬師驥吴懋差接伴使人以楊邁代之又令御史臺管勾文武百官親王公主王時雍管僧道伎術官放出宫人開封府官戚里醫人百姓老娘諸行彭端管公吏曽經祗應倡優及兩軍祗應人小

大園子曽在行幸局祗應人入内内侍省内侍楊戩賈
蒙等下勾當使臣曹剛等大宗正同管宗室三衙管曽
經曹遇輦官及兵級内東門司管妃嬪并龍德宫入内
黄院子衛士幕士時有自軍前告首内侍藏金者數人
率萬餘兩由是内侍悉令出金銀五千兩敵賞告人給
其絹五十疋金三鋌又傳聖旨今後士庶之家並不得
以金銀為器皿應新城門並不得將帶出入許人告依
有私禁物法候開門遍行天下　是日午間王宗沔同

藩使人門且語且泣都人驚疑紛紛相傳上在齋宮不食三日矣内外震擾不知所為一行人並散歸處處蕭索可傷有樞密院編修官胡珵裁書上二元帥其畧言優禮我寡君則康王懷恩恤惠我都城則河北慕義凡千餘言太學生余覺民裁書引楚子圍鄭克之言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欲與諸君生扣敵壁彈壓官恐生變固止之是日金帛之往肩摩轂擊於道卿監省官以下於南薰門支割敵遣大酋皇

族郎君領其事郎君者金主族兄凶悍無禮曰布巨挺於前凌辱官吏大理少卿尉遲紹先司直王忠臣少違其指拽坐庭下使唾其口意未愜使披其頬數十以建茗腦麝等物遺之乃免一日倨坐譙門呼官吏俯伏於道左右傳郎君指揮實不曉一語第聞明日金帛未足便敲殺官吏重足事之且受辱人人求死無所號泣於次輿感動之彼益不顧自帝蒙塵以來雨雪不止物價踴貴米斗一千三百麥斗一千驢肉斤千五百歲前羊

肉斤四千猪肉斤三千至是不復有矣小民於池中取水藻五味芼之以賣城中猫犬幾盡涔手凍餒死者十五六遺骴所在枕籍　西京留守張有極表賀講和敵遣兵百人衛司馬温公墳

十四日軍前試燈許都人登城以觀有五文昌者致書於都人責以為人臣子豈不上念君父速出金帛盡納於官歷數貴戚官吏士庶之罪　詔曰二帥約赴打毬會候晴即歸百官不復入局日至御路候駕父老以數

十萬計各炷香羅拜南薰門裏至有然臂燒頂割心者
自城破諸門皆為敵守雖金帛亦於門首交納細民各
分井巷自相糾率雖叙釧銖兩以上並行助國以竿揭
於通衢府前填委不容置足太學生徐揆汪若海等上
書乞還聖駕不報妃后親王百官下及高資大賈胥吏
之屬於閭閈井肆迎僧道繼日夜以禱諸倉出糶米凡
頓官米所在並官吏給賣然終不能及衆雪後即雨敵
索燈二萬碗昔時景龍門以珠子為飾及駕前禁庭寺

觀民間之奇巧者悉以與之

十五日留守司榜催督根括金銀樞密院榜傳聖旨軍中供帳御膳炭火什物不闕迎待禮數優異宰執侍從次舍溫潔只緣金銀表緞數少商量未定仰疾速催促務要數多不出一兩日決定駕回保無他事會王宗沔入城有喜色人心稍舒尚書吏部榜行下御史臺告報文武百官詣南薰門往大金軍前請車駕還内小使校尉亦往是日籍梁師成家有旨支百官俸雪復作

十六日開封府牓聖旨髙尚書傳元帥台令根括金銀盡絶訖具狀申當遣金人入城搜撿仰此意不可悮事是榜出都人益惶惑閭巷細民各設器仗欲以死决薄晚復收其榜民心稍安金人焚新宋門裏紳衛營

十七日霧氣四塞不分人面

十八日霧氣未散陰靄異常至三更大風雨幾二尺開封府榜傳到聖旨為天陰打毬未得所以車駕未回然人揣敵情不在金帛矣或疑敵往河北南京皆失利故

挾吾君以令之莫測其故　是日輦景靈宫供具納軍前退太祖皇帝殿什物回令張設如初

十九日令權住納金銀開封府申根括到金十六萬兩銀二百萬兩聞二帥有喜色　是日開寺觀放人祈晴早晴夜復微雨時開封府以城中金銀盡具數結遂申軍前上極喜但未知敵意如何又云金凡十三萬八千兩銀六百萬兩表緞一百萬疋

二十日雨至暮方止有唱率作鬧者斬數十人以狥中

使自駕前來以陰雨打毬之會未成尚須少留
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皆以陰雨打毬未得回軍中鼓
復作
二十四日陰霧蔽日申時人皆云駕回至晚無耗入夜
雪作令四壁置場買銀以鋌銷秤盤折耗比元數少五
十萬兩欲足之也先是令開封尹徐秉哲需索萬端必
賜手詔諭之其一曰朕睡於土榻之上凡二十餘日矣
不敢辭勞凡有所須卿等且竭應副發運使向子諲奏

已得宣諭詔六路平安

二十五日雪數尺死者甚衆取玉冊車輅冠冕及女童六百人教坊樂工數百人

二十六日傳宣細民雪寒不易仰孫傅多方措置存恤是日敵使祈晴於相國寺尚書省榜右僕射何宋傳到文字稱城中百姓凍餧皇帝聞之出涕不止降到曉諭詔書朕出郊見兩元帥議事未畢陰雪連日薪糧缺乏家家窮苦痛在朕心已令減價出賣柴米庶幾少濟仍

不須羣聚候駕重有暴露朕負百姓出涕何言自上再出都人日日接駕自内前直抵南薰門不知數至有然火於臂自燒其指或望門而拜者風寒雨雪不減是日大雪終日泥淖沒膝人不聊生於是就相國寺定力院保勝院興國寺置四場柴米人三升錢六十二文都人又各率錢起祝聖回鑾祈晴道場晝夜不絶帝在敵營中凡數日竟不見二帥欲有所須齎帝傳旨取之敵須南郊法駕大駕之屬五輅副輅鹵簿儀仗皇后以下車

輅鹵簿儀仗皇太子諸王以下至百官車輅儀仗禮器法物禮經禮圖太樂軒架樂舞樂圖舜文二琴教坊樂器樂書樂章祭器明堂布政閏月體式八寶九鼎元圭鎮圭大器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祕閣三館書籍監本印板古聖賢圖像明堂辟雍圖皇城宮闕圖四京圖大宋北司并天下州府職貢令應宋人文集隂陽醫卜之書諸科鹽二百七十人教坊樂工四百人金玉雜役諸工如消礙染刷織繡㭒畫針線木漆帽帶皮鐵之類課

命人卜祝司天臺官六尚局搭材修內司廣備廣固諸軍曹司並許以家屬行又取內人街巷弟子女童及權貴戚里家細人指名要童貫蔡京家祗應凡千餘人選端麗者府尹悉捕諸倡於教坊中以俟揀擇里巷為之一空上皇所出内人雖已嫁者亦徑取以往告報下如鵜鶘趨湯火開封尹下捉事小火不搜捉免一人至出緍或顧入小火之家充其婢妾者至府則皆蓬首垢面不食作羸病狀覬得免而尹徐秉哲自置釵粉冠梳鮮

花衣令膏沐粉黛盛飾畢滿車送軍中父母夫妻相抱持而哭觀者莫不歔欷隕涕此皆内侍鄧珪之謀也初珪為承宣使傳宣河北為敵所得降之用事敵中教令呼索至是又請珪家屬及官吏士人内侍僧道醫卜千餘人并珍寶雜物諸色藥材皆以萬數内帑百司所有至此殆盡凡人間有用之物公私儲蓄取之畢足如奉使及河外守臣親屬盡取以往嘗須冠子一萬餘頂他皆稱是先差兵部尚書吕好問戶部侍郎邵溥專一承

受軍前取索文字正月内金帛見納比元數金百之一銀并表緞十之一二留守司申狀城中所有止如此如敢隱庇同受軍法後至二月五日奉旨昨根括金帛應副大金已具了絶事狀却有取過軍前内官藍折醫官周道隆樂官孟子書等經元帥投狀稱有金銀在本家窖藏乞取前来遂至元帥怒決要再行根括鴻臚卿康執權少卿元當可寺丞鄧肅押道釋經板校書郎劉才部傳宿國子監主簿葉將博士熊彦詩上官何等五人

押監書印板并館中圖籍送納並留營中劉韐折彥質以下數人皆取以往

二十七日軍前取內侍五十人晚退三十六人回止要被上皇任用者又索象齒三千株犀角香藥傾盡府庫所有　新宋門至曹門火自旦至午金人降香赴大相國寺祈晴留守司榜令来兩國通和各敦信誓皇帝議事漸已了當旦夕車駕入城務要軍民着業安靜不得妄生事端先是太學生徐揆往軍前說二帥請車駕還

被留不遣繼衆學生列名欲詣軍前以門首阻遏不得前遂以書中留守司乞遞達有御筆自軍前來云此事豈口舌所能下耶帝在齋宮二帥既不許見日遣蕭慶等需索城中物或排倉獻帝皆敵饌也帝未嘗視分賜羣臣夜擊柝環帝居或遣小校數人直入卧内廵覷前資政殿學士北壁守禦劉韐卒字仲偃建州崇安人元祐末第進士至崇寧間累從辟陝西經畧司轉運司屬官後從童貫為陝西提舉平貨司事專餉海外除直

秘閣領轉運使事復行觧鹽除祕閣修撰為制置使六路大舉劉法戰歿命韐權鄜延帥出奇兵以觧震武之圍後寇蹂請與戎和邉事遂息以徽猷閣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宫宣和元年也繼除越州牧賊方臘起陷餘杭韐守禦有備賊不敢近以功拜還古殿直學四年詔入覲至國門有旨徑詣河北河東宣撫司充參謀官頗嘗論列燕薊不可得狀請二人火即班師既而郭藥師以涿州來附朝廷促進兵韐執前議朝廷知其意異至真

定金人以燕歸於我韐乞宫祠詔赴闕會郭藥師入朝韐奏其反覆乞賜第厚廩以留之不報除顯謨閣直學士知建州改福州除延康殿學士言者論其過闕日私見執政臺省落職宫祠未幾復職知荊南府改建州河北盜起以為真定帥單騎入城招賊首奏以官餘縱歸田里一路遂平金人入侵抵城下知其有備留兵其旁長驅内向既而引兵圍城韐以强弩射之敵知其不可脅遂退敵之来也諸郡皆上門多至百餘日民坐困韐

獨縱民樵汲啓閉如平時父老感恩為置生祠靖康元年四月拜資政殿學士敵圍太原朝廷悉關陜兵付姚古种師中往援兩軍敗績上急於解太原之圍拜鞈為河北路制置使復拜宣撫副使鞈至遼州招集种師中潰兵得數千人調募河北僅得四萬人約解潛折可求俱進會潛未出關為敵所報諸屯皆潰而鞈一軍獨全有詔令歸援河朔師至信德而真定已陷拜為宣撫使命移軍洺州繼召入覲對便殿時敵已渡河矣除提舉

京城四壁守禦又除都大提舉敵攻東壁以死守之旋報罷宰相以㕵嘗極言不可輕戰降旨謂㕵沮國揺民落職降五官宫祠未幾復命專領北壁守禦二十五日城陷衆遁㕵奔赴禁中以衛乘輿敵既偽和且索㕵出敵雅知眞定之政時敵樞密院使韓政年髙尼雅滿欲以㕵代之㕵辭曰偷生以事二姓有死不為也遂館於樞密院屢欲用之終不肯受敵亦未之廹也上再出郊正月二十六日敵因遣韓政謂曰帝不復歸矣議立異

姓欲以君為政代許以家屬行君宜受命尚何望乎齡
偽謝覬少須之是夕自書家信於片紙曰金人不以予
為有罪而以予為可用夫貞女不事二夫忠臣不事兩
君况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以順為正者此妾婦之道也
予所以有死也付指揮使陳灌劉玠使乘間入城歸報
諸子因閤戶以衣絛自經而死敵帥大怒尸之於途曰
是不從大國之命者久之事稍緩灌等竊其尸瘞之蔬
圃因逃入城中敵騎既去子子羽同灌等出城棺斂時

幾百日顏色如生觀者異焉卒年六十一今天子即位詔曰劉韐能死節不為敵用追復舊官職贈特進大學士

二十八日樞密院劄子送開封府禁止居民不得爐頭打造鉄器竊恐引惹生事　軍前來選取蔡京王黼童貫家姬四十七人又取皇后冠御馬裝具

二十九日般出鄭太宅上皇所賜錢五十萬貫買金銀

都城自閉後官糶米凡二十八場猪肉一斤二貫五百

驢肉二千二百丙人肉一斤八百五十　詔差董逈權司業監起書籍又差兵士八千人運軍前所取諸物候般發盡絶車駕還内又来取内臣露臺倡諸局待詔手藝染織戶人等

三十日般擎天禮儀仗大晟府等物盡赴軍前

二月一日金人来取應修内司并東西八作司文思院後苑作工匠唱探營人教坊樂工取三十六州守臣家屬譚世勣同金人入城觀九鼎　皇太子令添置糶米

場濟民自駕出郊以後百物涌貴饑餓困之剮掠死人割尸以㗖

二日壞司天臺渾儀輸軍前又圖明堂九鼎觀之不取止索三館文籍圖書國子監書板　金人來取絲綿凡數萬人送之軍前　前遣往軍前官如席益陳與滕茂實輩皆來取家屬去聞已有用事者又取太清樓書皆黃帖牙籤戴以太平車凡月餘皆遣監官交納於敵寨

三日金人來取樂工醫人稍有名者皆不得脫　邵溥

同金人入城觀合臺星象　取州縣職員數　是日樂工醫官等家屬出城敵取囊篋視之有金帛未輸者大怒復大索　是日御街盡建迎聖道場

四日金人有文字來以士民輒至城下問行期軍前出賣收捕每名金萬兩令開封府出榜曉諭　般藏經道經等書板

五日聞軍前已擊毬車駕有還期都人大悦因教坊人員孟子書周禮義内侍藍忻醫官周道隆等於軍前陳

狀稱每人各有窖埋金銀乞差人搜取二帥大怒即遣濟雅郎君來責云少尹稱已盡數發絶因何尚有藏匿遂差人賫鋤入城斸取内侍鄧珪及教坊諸工所窖金銀於是開封府復行根括立告者之賞三分之一三日陳首京城大恐至未時傳言駕回接者不知幾數萬皆不能行至晚云來日入城

六日百司官吏部人盡往南薰門接駕至未時敵人摑斷南薰門路自上出郊日遣御帶王孝竭入京撫諭都

人遂日候駕雖風霜雨雪不憚是日孝竭不至人心大
恐頃之有榜傳皇太子令旨以皇帝出郊未回太上皇
來日往軍前懇告元帥乞駕早還至晚金人遣内翰吴
开莫儔持廢帝偽書入城孫傅等數人讀之號絶欲死
其文曰元帥府迄以宋主降表申奏今奉回降聖旨劄
子先皇帝有大造於宋而宋人悖德故去年有問罪之
舉乃因嗣子遣使軍前哀鳴祈請遂許自新既而不改
前愆變盟渝速是致再討猶敢抗師洎官兵力擊京師

摧破方中大罪之禮况追尋載書有違斯約子孫不絀社稷傾覆父子所盟其實如一今既伏罪宜從誓約宋之舊封頗亦廣袤既為我有理宜混一然所舉止在弔民本非貪土宜別擇賢人立為屏藩以王兹土其汴京人民許隨主遷居者右所降聖旨在前今請前宋宰執文武百官洎京僚一面共請上皇并以下后妃兒女及諸親王公主之屬出京仍勾集在京僧道耆舊軍人百姓遵依聖旨共議薦舉堪為人主者一人不限名位高

毋所貴道德隆茂有大勲業者舊表爲衆所推服聞於
治民者雖乏衆善有一於此亦合薦舉當依所奉聖旨
倫禮册命趙氏宗人不預此議宋之百司並戴新君其
國俟得姓命隨册建號所都之地臨時共議天會五
年二月右金吾衛大將軍右都監押右監軍押皇子右
副元帥固倫尼伊拉齊貝勒左副元帥押安班　貝勒都
元帥在闕又帶到皇帝御筆今月六日子元帥府拜受
大金皇帝詔書以屢變盟誓別立異姓仍依宣旨專俟

上皇以下后妃諸王公主以次闔族出京俾令團聚自惟失信固當如此猶許舊地别立賢人其於萬姓為幸非細今因元帥府差人賫文字入議附此誠意幸為曉悉請上皇以下出京諸事並從元帥指揮方是長計是夜三更孫傅遣皇城司官王汝弼入延福宫奏請上皇帝次日出城　先是初五日之擊毬也自上青城齋宫乘馬至打毬會二帥令悉屏從衛止以何㮚馮澥曹輔郭仲荀從分庭設兩位上東面西鄉尼瑪哈西面東鄉

執禮甚恭每上語則起身側聽答畢復坐而斡里雅布綉衣打毬馳擊於階下酒七行畢上離席白欲入城尼者頗不懌既退斡里雅布送至行在殊有眷眷之意馬上忽番語莫能曉番人再譯似謂天命有歸者衆皆憫然上尤憂怛然見其禮數勤腆不以為意也遂復以歸意懇之乃云相國来日尚欲相見已而果有使来道相國語問所以歸之意答以安撫百姓及催促應赴軍前别無他意衆謂歸期决矣咸有喜色初赴宴也上聞羣臣不

與悵然不怡何㫁闇馬上有天命之語始憂甚問吴幵等曰策將安出至初六日拂旦使来名上趨駕扈從官猶整服而進謂果得還也才出門忽有撤黄屋者衆方驚愕洎至野外則已望北方設一香案隨駕官各於百步外排立上獨前下馬望香案兩拜跪受金人讀詔訖再拜數人擁上馬乘而去繼宣詔引宰執從官跪聽衆皆叩頭哀請竟不從每宰執一人監以二金兵侍從一人監以二燕兵各分散置諸寨中既夜乃以前詔書付

吳幵莫儔而入

七日黎明孫傅遣王汝弼内侍李石周諳請太上皇帝出城者再少頃太上皇后亦至延福宫相率以行但未言軍前廢立已時太上皇帝太上皇后鄆王以下三千餘人諸王妃公主都尉等盡乘車由南薫門出至午燕王越王出百姓稍知其事于内前擁留開封尹問其故不答捕為首者一人斬之乃出初上皇遲疑未欲出徐秉哲以兵衛出南薫門已而出榜曰皇帝出郊日久未

回太上皇親出懇告二帥仰各知悉初于敵中得偽書即集從官以下議于秘書省百官僧道耆老軍民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孫傅等狀今月六日亥時准元帥府公文一道備到大金皇帝聖旨指揮傅等聞命震越義當即死然世被本朝德澤至深至厚嗣君親政未及期年恭儉憂勤無所不至遽蒙廢絶實非臣子所敢聞知輒復忍死須臾冒陳悲痛激切之詞仰干台聽伏望垂天地再造之恩畢終始保全之賜傅等誓當捐軀碎首

圖報萬分謹具晝一下項一太上皇以下不敢有違令
旨見今起發赴軍前同伸懇告之誠乞垂憐憫一嗣君
自即位以来日修政德並無虧失惟是失信一事上累
譴呵蓋縁親政之初偶爲謀臣所誤繼已重行竄責檢
會上皇時昨違大遼信誓並保童貫李良嗣王黼等委
起事端並行處斬了當以此顯見嗣君悔悟前失非有
他心伏望台慈特賜矜察一嗣君自在東宫即有德譽
著聞中外比既即位臣民歸仰今感戴保全恩德已厚

若蒙終惠未加廢絕尚可以歲修臣事之儀如抛降金
銀表緞之數雖日下不能數足將來下外路取索分歲
貢納實為大金永久無窮之利若一旦廢棄遂同匹夫
縱有報恩之心何由自効一伏詳来旨令别選賢人以
王兹土許汴京人民隨主遷居具見慈仁存恤備至不
惟臣民愛戴罔有二心兼中外異姓實未有堪充選舉
者若倉卒冊立四方必不服從由此兵連禍結卒無休
息之期恐非所以上副元帥愛惜生靈之本意一今日

之事生之殺之予之奪之全在元帥雖大金皇帝詔書有廢立之意然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則閫外之事元帥自可專行如前項所陳事理明白更望台慈特霽威怒終始保全一汴京城内兩經根括取索公私所有已為罄竭顯見將來難以立國乞候班師之後退守偏方以備藩屏如蒙大恩特許嗣君已廢復立所有稱呼號位一聽指揮右件如前謹具申呈皇子元帥國相元帥伏望特加矜憫早賜允從伏候台令天會五年二月日

第二狀又傳等伏覩詔書宜擇賢人立爲藩屏許令士
庶共議以此見皇帝恩被生靈之意聖德甚厚然傳等
竊見國主自在東宮恭儉著聞若欲選擇賢人必無出
其右者兼本國自太祖皇帝以来累世並無失德惟太
上皇聽信奸臣及國王年幼新立爲大臣所悮以至違
盟失信上干國典敢望國相元帥皇子元帥察傳等前
狀許其自新降號稱藩復主社稷容其遷避以責後効
再念趙氏祖宗德澤在人未泯或未允從前懇亦望特

賜哀閔許於國主子弟中擇一賢者立之或不欲立上皇諸子則乞於神宗皇帝二子中選擇建立使長得北面永為藩屏非惟不滅趙氏之祚亦使一國生靈蒙被恩德永有依歸傳等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是夜人情震恐不可言迎謦達旦不敢寐已而得敵帥批云樞密等甚忠義於大金皇帝詔書有違自後日集百官衆庶赴南薫門號哭以告二帥恬然不恤宮嬪戚里及民間街里中搜下金帛不許帶往南薫門交割衣服多者無

人般運往往棄之悉為敵得壞合臺天輪輸軍前取綾錦文繡文思染院官吏造明堂諸工鑄九鼎人吏以往軍前再根括驢馬　是日兵部侍郎李若水卒初上之再出郊也意頗難之若水不知敵人之詐力勸上行保其無他洎出城留數日無還意若水見尼瑪哈詰之尼瑪哈曰所以留汝君者金銀未如數耳金銀朝足車駕暮還矣若水信之請手詔督金銀甚急以為未足則入城自趣之出見尼瑪哈曰城中金銀無遺矣尼瑪哈曰

審無遺能以狀甘軍令之誅乎若水急於上歸遂以狀如約巳而周道隆孟子書等請其家所窖金為行齎敵遣人取之而信尼瑪哈呼若水出其金示之曰汝言金盡此何物耶若水憤帝見廢知其必死即嫚駡尼瑪哈無信而貪敵怒驅出青城擊殺之别録在後

八日孫傅等第三狀言准元帥府再遣翰林學士承旨吳开前来指揮選立賢人事傅等竊以本國日前將相多是上皇時用事悞國之人自嗣君即位以来所任宰

相亦繼以罷將帥率皆敗亡之餘其他臣僚碌碌無間此元帥府之所備知豈敢蔽賢不以上聞若舉於草澤之間亦非聞望素著人心必不歸向孰肯推戴兼趙氏德澤在人至深至厚若别立他姓則城中立生變亂非所以稱皇帝及元帥愛惜生靈之意若是元帥府特選立趙氏一人不惟恩德有歸城中以及外方即便安帖或天命改卜歷數有歸即非本國臣民所敢預議乞自元帥府推擇賢人永為藩屏傳等不勝痛切隕越惶懼

之至元帥府劄子據樞密等狀申已備悉竊謂朝廷所以滅宋者豈徒然哉以不守信誓不聽告命為罪之極也非天命攺卜豈有陸梁如此之甚也皇上猶以寛度釋其罪負别立賢人而已真可謂伐罪弔民之大義矣今聖諭叮嚀而輙言及趙氏雖不忘舊其違命之罪亦已深矣此後不宜更復若此又狀申前日將相多是罪罷敗亡之餘其他臣僚類皆碌碌無聞若舉於草澤之間孰肯推戴者夫運數既有其衰亦必有繼興者若言

敗亡之世必無可繼則三王之後迄至於今安有君臣之道人倫之叙何不詳道理之深也再請恭依已降聖旨早舉堪為人主者一人當依已去劉子施行如或必欲元帥府推擇緣槍會在軍皆係北地漢兒若舉北人則與混一無異實違所奉聖意若欲推擇南人其見在軍前南宮亦樞密等之所共知也未審果有可舉者否若果有則請具姓名見示亦與依應惟不許何㮚李若水預此議如或在京内外具難自舉仍諸官各敘名銜

連署逮具百官依元帥府所舉推戴狀申是日百官聚
令廳事既而入内至三更方出都人莫知其詳但益恐
懼皆置兵刃自衛　是日燕王越王近上宗室曹張兩
公主鴻臚少卿康執權元當可光禄少卿范寅穀少府
少監蘇餘慶軍器少監徐天民將作少監馮時出赴軍
前　是日御街毁折道場大金元帥榜東西朶樓别立
賢人以王兹土都人慟哭
九日孫傅等復集議再三為懇告之書付吳幵莫儔以

出然迫於威勢亦不敢堅執也傅等第四狀准元帥府劄云云右傅等竊詳國本趙氏祖宗德澤深厚在人日久累於前狀瀝懇控告今来渝盟失信既止是上皇與前主其子及支屬並不干與尚冀恩造再賜詳擇庶得中外帖然不至生事若不從懇請必欲選擇異姓自中及外委無其人兼實難於自舉伏乞元帥府選擇敢不一聽台令又第五狀傅等與百官具狀申大金元帥府外尚有不盡之意不敢自隱今更忍死泣血上干台聽

伏以前主皇帝違犯盟約既已屈服屈服而舍之存亡繼絶惟在元帥不然則有監國皇太子自前主恭命出郊以來撫鎮軍民上下帖然或許就立以從人望若不容傳等伸臣子之情則望賜矜念趙氏祖宗並無失德內外親賢皆可以擇主若必令擇異姓天下之人必不服從四方英雄必至雲擾生靈塗炭卒未得安傳自知此言罪在不赦然念有宋自祖宗以來德澤在人於今九世雖匹夫匹婦未忍忘之又況傳世食君禄方主辱

臣死之時上為祖宗下為生靈苟有可言敢不避死伏
惟台慈特賜矜察　是日留守司榜率百官耆老於十
日午時畢集南薰門同共懇告請車駕還
十日孫傅率百官父老畢集南薰門號哭數刻具懇云
云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不勝哀懇痛切之至元帥府
劄子吴承旨賫到文武百官樞密等狀二道備已洞悉
右契勘朝廷所以滅者蓋趙氏罪深也況旨丁寧務在
恤民今來堅執迷惑累有所請復立趙氏甚不應理若

謂廢舊立新難復聽從趙氏太祖孰與推戴自立尚可況遵依聖詔擇賢共立孰謂不可兼早有文字惟貴道德不限名位高卑本欲利民今諸僧道軍民耆老旣乞行府選擇行府於在京官僚未諳可否但想在京自下為首勾管者必是可舉所以行府欲立本官請在京文武百寮軍民僧道耆老照會此意若所指在京為首官員可以共立早具本官名銜狀申如亦未可即依已去文字須得共薦一人限今月十一日狀申趙氏支屬即

不得過今日與發遣出城如或此時不見薦舉及不發遣必當别有悔吝毋得有違又牒以善利門下人員輙受文狀嚴加懲戒訖處京人猶以投狀為辭别敢推注令諸在京孫傳等依吴承吉莫學士等責去文字日限施行　是日百官軍民於南薫門泣告乞存立趙氏不得達至午後復吴开入門曰此事不可也开哭衆愈哭是日第六狀某等已累具狀乞元帥府推慈軫恤趙氏存全社稷許國嗣主歸國降號稱藩永事大國或立監

國嗣子以從人望或選立趙氏近屬使本國生靈有主中外安帖以全大國弔民之義其等今在南薰門拜泣俟命既而开儔等云尼瑪哈大怒明日二事不了便舉兵入孫傅語衆曰上蒙塵托孤子傅豈忍自脫分付與人請從皇太子往死生以之衆偉其言是日取皇后皇太子甚急先是太上皇出孫傅懇告且留皇后皇太子以主國事至是復來取开儔會百官侍從宿於禁中乞致仕者四十餘人

十一日午後皇后太子出門車凡五兩百官軍民奔隨號泣拜於州橋之南攀轅號慟往往隕絶於地至南薫門太學諸生擁拜車前哭聲震天車中有一人大哭擗踊於上其他往往皆氣塞泪盡無能哭者時薄暮將近門猶聞車中呼云百姓救我百姓救我敵守在門下者迫行不得已出初大金詔至留寺同勾集侍從容問又令並不令人知懼因而生變但日率軍民迎駕哭於南薫門下者數十萬人至是已發兩宫不免揚示及遣范

瓊等說諭皆飲恨垂泣莫知所言孫傅隨太子至南薰門欲出范瓊以死拒之范瓊先以危言讋衛士然後益兵擁皇太子都人憤疾宗室近屬收取幾盡徐秉哲嘗諭捉事輩曰失一人則罪在秉哲矣於是復名百官會議相視久之計無所出衆曰今日當勉強應命不然一城生靈屠戮于趙氏何益既無善策不若舉在軍前者一人張邦昌舊在宰相姑舉之以塞命想二帥必有所屬議遂促开儔復以議狀往云准元師府牒限十一日

須得共薦一人者契勘自古受命之主必上膺圖籙下
有勲德在民或擁戴近臣或英豪特起有大材畧因而
霸有天下方為人所樂推今来本國臣寮如孫傅等名
自外方被用日淺率皆駑下迷悮趙氏以至亡國人皆
懐怨方且俯伏謹俟大誅若付之土地俾備藩屏必為
百姓怨疾立至變亂上負選用之意今来元帥之令備
到詔旨嚴切舉國皇皇非敢違拒實以在内官寮委無
其人伏望元帥台慈體念乞於軍前選命張邦昌以治

國事如軍前別有道德隆茂為天命之所歸者乞賜選擇則本國臣民敢不推戴其日早於宣德樓曉示録白金人文字從官往往致仕莫能供具乃取班簿見在京官員名銜以報是日孫傅張叔夜不簽書唐恪書訖仰藥而死

十二日取六部人吏並孫傅張叔夜出軍前　吴幵莫儔自軍前入城議事百官父老復號泣懇祈於南薫門晚幵傳以軍前文字來指揮請疾早勾集官吏軍民若

並舉張邦昌者帥便連署各於本銜親書其名皆後名
下押字仍於年月紙縫用在上官印限不過此月十三
日申上便與冊立入京如別有異見別具狀申只不許
引惹趙氏若別舉賢人者亦許不阻敢有逗留不赴議
所者當按軍令是夜三鼓御史臺告報百官不限大小
使臣致仕在京宮觀僧道耆老軍班限十三日絶早並
赴宣德門集議狀申伏奉元帥府依軍法
十三日百官集議狀申伏奉元帥府台令應在京内官

員各於本員親書其名者伏念孫傅等累具丹誠乞立
趙氏伏奉嚴令終未允從重念二聖既蒙大恩許令圎
聚滿城生靈皆可全活孫傅等痛切惶懼不敢稽違今
用元狀連粘在前各謹書名銜繳納伏望更賜詳酌是
日以申狀曉示凡金人詔及孫傅等狀皆垂於宣德門
外是日皆赴秘書省士庶赴東朶樓軍民赴大晟府僧
道赴西朶樓集議推戴張邦昌事内樞密孫傅張叔夜
中丞秦檜堅願盡心趙氏不肯事張邦昌皆為軍前并

其家屬取去以吏部尚書梅執禮行留守事初百官集秘書省莫知議何事凌晨有賣朝報者并所在各有大榜揭於通衢云金人許推擇趙氏賢者其實奸偽之徒假此以紿百官使畢集也緣是百官各趨赴既集即秘書省門外環以兵乃令速薦舉張邦昌間有預知其議不赴議所者孫傅又令范瓊以薦舉邦昌事說諭軍民等於内前而軍民耆老僧道四顧無言不過唯唯而退獨太學諸生對以集等所見殆不其然瓊恐軍民視效

乃髙聲折對者曰當今為忠不可盡可為孝遂令諸生歸國學辭以當詣學前相見時孫傅張叔夜已出獨時雍主其事晚百官饑但見出白紙數十幅令書職位姓名而退秘其狀詞不以示衆薄暮丹儔繳狀以出　金人悉取索宗室近屬出軍前取學官十人明經學生三十人

十四日金人来取内侍司天臺僧道秀才少府監官吏及冠子帽子裁縫染作木工鐵工銀作陰陽伎術影戲

傀儡小唱等并其家屬什物自此直至二十日方絶悲哀之狀不可言　是日髙尚書請王時雍議事於善利門夜三鼓开儔賫到軍前牒巳申冊立張邦昌為皇帝詑謀取冊寳及一行冊命禮數又有指揮再要金銀釆緞數足乃止聞善利門議盖為此也上有親批為軍前取物皆即供去金人来取鄭紳家屬司業董逌勸諭願往北方為師者給馬一匹錢二十萬即曰投狀者滿三十人

吏部侍郎李若水初名李若冰始金人至京師朝廷割太原中山河間三鎮以和二月賊衆北歸尼瑪哈慮河東之師襲其後留攻太原是夏求出使者大臣以若水應詔入對上奇之遂抵河東與尼瑪哈力言講和之利敵許之因遣王汭與偕来是時太原失守敵騎已南十一月尼瑪哈至營於青城齋宮斡里雅布營於劉家寺兩軍并力長圍遂合上數遣若水出使見尼瑪哈且求成敵偽許之及城陷若水縋城出見敵稍以爽約責之敵既

斂兵不下上出幸敵寨若水㔫蹕既還堅定和議以若水為吏部侍郎及駕再幸軍前復從行敵督所括馬及金帛婦女伎藝益急回鑾稍稽中外危恐二月六日果行廢立是時若水侍上側極力爭之且責之曰爾許我和屢矣天子為生靈屈至尊親來計議既以詭詐苟留又輒敢悖逆如此何也若水知意已定因抱上大慟且罵曰爾曹狗彘之不若也遠陋之人敢廢中國聖明天子乎吾當以死爭之苟不從吾言則神人共怒爾亦安

能長久俱為萬段矣敵人大怒因使之拽去以馬箠鞭其口面流血反縛之置空舍中三日不與食若水罵不絕口已而遣其貴臣高慶裔來以好語喻曰公忠孝人也大金將罷用公不患不富貴何不少屈徒死何益也若水曰爾曹豈知臣子有忠義之節乎我大宋忠臣也聖主被辱恨不手殺汝輩以謝吾君而乃以富貴誘我我有死而已因極罵之敵知不可回也遂斃之棄於道周有憐之者因窓瘞之其給使親見本末因逃歸城中

具言之且知所瘞之所四月十二日敵騎去其父與諸弟出城得其尸已六浹旬而不壊如生馬五月今上登極於南京遂贈觀文殿學士官其子若弟凡七人　知樞密院事太子少傅留守孫傅字伯野上即位傅累遷刑部尚書擢同知樞密院事靖康元年冬金人兩軍會城下樞密聶昌出使敵中以傅遷知院事方敵之攻也傅親當矢石閱日未嘗少休城既不守上將幸敵寨命傅居守十一月二十七日夜上以御寶付之傅用縑為囊

繫之肘間親加撫循迨上歸城中怗然明年正月上再出又申前命且使兼太子太傅以保護東宫乘輿果不歸傅屢上書極陳利病鐫諭二帥請大駕還不報二月六日金臣吳开莫儔自敵中携廢立檄書來中外震駭傅大慟久之曰吾惟知吾君仁聖可帝中國苟立異姓吾當死之又數請再立上明日敵大閧南薰門鐵騎極望闔門而陳且索太皇帝后諸王妃公主傅獨留中宫太子不遣密謀欲以黄金五千兩使人匿太子於民間

別以狀類太子貌并宦者二人擊殺之並死因數人以其有首同死兒并宦者尸送敵中告以宦者竊太子欲投軍前都人爭之擊殺宦者誤傷太子因以兵討斬其為亂者苟尚不已欲以一死當之自初七日至十二日無肯當之者傅撫膺大慟曰不謂中國無一男子吾太子太傅義當與太子同死生今主辱臣死之時敵人雖不索吾當從太子行求見二帥以義責之以祈萬一然後就死時方在皇城司伺同太子出其子因來省傅叱

之曰使若勿来而竟来耶吾分死國矣雖汝曹百輩来吾心不可移也叱使速去勿亂人意其子亦曰大人以身狥國某何言哉願大人力保太子遂以留守事付吏部尚書王時雍有頃皇后太子出南薫門求出見二人守門其人曰軍中唯欲得皇后太子留守何為出耶傳曰主上出辱太子復出我宋之大臣且太子傅也上既不回當以死從太子幸為速白元帥其人許為禀之是夜留門下不動黎明敵人開門以尼瑪哈命召之出自

是後死生不可得而知也　簽書樞密院事張叔夜靖康元年冬守鄧州時金人再舉陷太原真定詔天下帥守各以兵入赴國難十一月敵至近畿諸道之師未有至者叔夜首以官軍及民兵萬六千人至都城列營於戴樓門外金人稍以兵薄城叔夜屢擊敗之上為親幸南城登譙樓慰諭且除為簽書樞密院自城上以毬文金帶賜之敵大集乃移師入門京師失守上再出郊敵使吴幵莫儔連日入趣立異王王時雍以下會議秘

書皆請立張邦昌叔夜獨抗疏力言不宜廢趙氏有告以恐貽金人怒者叔夜不聽既而敵人索赴軍前遂留不遣太學生徐揆者上再出郊被留不歸城中震擾計無所出揆具書極陳以為元帥欲計之善莫若親宋則大金獲無窮之利茍吾君不歸中原自此必亂則豪傑必出豪傑既出豈大金之利哉委曲千餘言祈必歸吾君而後已袖書至南薫門守門人達於尼雅滿翌日敵使人召揆出遂留之

十五日王時雍集百官作推戴表軍器少監王紹草之是日御史中丞秦檜乞立趙氏敵怒追詣軍前　開封府榜益催金銀人不聊生悲戚愁歎皆欲自盡又集從官議各分定責戚家復行根括如鄭紳張裒內侍之類皆平生貪黷之人前日不無藏匿者既到敵廷遂自言所有敵人復索至於再三敵取宗室宮內人僧道各四百人在京粟麥數萬牛騾車仗千乘先是敵取宗室雖疎遠者不免其間亦有藏匿但龍德寧德蕃衍六宮為

之一空閒已有指揮初六日在城外官並隨舊君城內官並事新主升儔又傳到金國書請在京官員應有司事務依舊管勾并面奉元帥台令軍前所須並令在京官員早與應副不得託疾在假

十六日戶部郎官李知幾在南薰門交納銀帛見敵中劉常侍云兵已不下城但立新君後限三日逼遷都居民盡出意在搜取積聚蕩毀城池而去其說初甚峻今方有商議矣都人惶恐遂少解又催寶冊狀及儀物諸

人家屬甚急　是日戶部散軍衣軍前大怒以為擅支

報以有司年例乃止　上有批字取應用物耒云且煩

應副仍書名押字見者掩泣又上皇耒取大小塊玉并

後宮才人去

十七日取何㮚髙俅并隨上出在軍前人家屬令內中

庫藏金帛悉送軍前已取宗正玉牒又要二卿并粳米

二百石供上皇巳下御膳差官抄劄龍德寧德宮金約

二十餘萬兩鄭紳家銀五千八百兩二帝既出兵民潛

入宮禁及龍德宮盜物而上皇之服御滿市

十八日元隨肅王張太宰路樞密三節官吏入門傳聞康王領兵在鄆州分屯閒德以和議不進軍前以前日擅支軍衣盡取府庫絹四百餘萬又要車牛千兩開封府又榜催促金銀三日交納盡絶如更遲延致軍前勘問必定搜掘與鄰保一行軍法　取景陽鐘并簨簴宮嬪并皇族盡出郊

十九日軍使來令王徐二尹梅戶書王戶侍等跪聽令

云李若水初言銀可滿三百萬錠何為不遂坊巷令等第均科三日不足留守以下依法施行諸人大恐

二十日有張邦昌使臣入門云去年十二月二十日自燕山府南來今年正月十五日到軍前燕山府至京更無居人皆金人寨京城外悉金人寨圍之　御筆賜徐秉哲朕之宗廟二百年矣為閹宦奸臣敗壞朕父子兄弟枝葉致無所歸仰徐秉哲多出文榜曉諭軍民善事新主指揮左藏庫支錢一千貫買針線瓜虀來并取衣

物皁角　敵使人徑入内廷捜取珍寶器皿等自五代祖宗以来所畜并收江南浙蜀所有上皇二十餘年所積珠玉一旦取去牛車擔負襁屬不絶國人嗟怨不忍正視招聘太學秀才六經各五人以為北方師資國子監給錢三百千狂率之士應者紛然　取孫傅耿南仲延禧家屬　敵使督金帛者旁午四壁以從官臺官各一人提舉催促府中差官巡門提轄四壁又添官十員指置收買仍令諸倉以米豆换易軍前所須雖至太常

祭器亦般取去

二十一日益催金帛并取牛車及打角匠留守王時雍寄會侍從職事官皇城司議遷都初立四議荆南維揚襄陽金陵李知幾乃再叩劉常侍以逼遷之意云此事初實惡今既立主聽從其便議遷乃好意無可疑者翌日間議遷回說已定金陵

二十二日軍前指揮集議勸進趙良翰自軍前来云路允迪初至金人前賀語以立新主事且以太宰目之與

其樂從路叩頭祈請不已二帥大怒遽命監留追其人從等回

二十三日申時白虹二自東北向西南貫日或云四更初白氣如虹自南至北貫穿須臾西南至東北天明而隱金人焚封丘陳橋等門令拜表請張邦昌三日内再納金七萬五千八百餘兩銀一百一十四萬五千餘兩表緞四萬八千四百疋又遣使督提舉官以金帛遲延堅欲勒赴軍前嘗曰京城總七百萬除髙力下戶寧不

出金銀一鋌即明日敵使來勒留守大尹提舉官供狀銀五日納足元數戶部支米十萬石置場博易至是市中倉米石不下二十千麪一升五百騾肉斤三千菠菜斤六百他物稱是棄赤子於地無數餓莩所在如積自帝蒙塵以來京城無君四十餘日無監國三省者半月家家毀器皿屋室充薪日辦糠粃及敝衣恐隨主遷徙或謂當如真定太原限日出門蓋敵初破真定放人出遠縱兵殺之敵人般運器物自陽武九十里黃河內入

北青州徑趨大金二帥姬侍各數百皆秀曼光麗紫幘青袍金束帶為飾他將亦不下千百人璧玉珍寶山積求取無厭内侍權貴向鬻爵納賂者盡歸於敵矣　是日元帥康王次濟州

二十四日皇帝令王宗沔持詔賜大戶云某之宗廟公等所惧勉事新主勿思舊君内中小庫金銀盡般來以為渡河之費　敵使来督金銀李知幾見劉常侍云昨緣根括不盡三軍決欲入城前三日陰晦乃止議此事

而國相太子確然不允事止還晴亦城中之禍然無以為慰恐須作一場惡公事當且應副之也

二十五日大風埃不可行敵使趙少監軍指揮請八人提舉官赴南薰門受約束人皆重其行相謂曰吾儕倘出門必留營不返矣或曰受朝廷文字催促纔三日今三日而所納之數比前一月反倍之復何罪可留正猶豫間敵又遣蕭將軍促之不得已遂行既至門監軍濟雅郎君者路坐呵責不容辯戶部尚書梅執禮戶部侍郎陳知質刑

部侍郎程震給事中安扶皆擊死仍斬之棄其尸於門不令其家以金銀贖侍御史胡舜陟殿中侍御史姚舜明王候各杖百幾死乃下令曰根括官已正典刑金錢或尚未足當縱兵自索既而官者復語二帥曰試許士庶以金銀換米麥當有出者已而果然遂督廹益急城中驚駭不知所為留守司差官百員分定街巷不問貧富徧加根檢下至貧民一分一錢之微亦取前兩府尚書大尹各金二十兩銀五百兩表緞三十疋下至寄居

致仕選人校尉各以差輒輸納科配官絡繹壓市既定數目日下輸納稍有違限發遣家屬赴軍前至此人不聊生矣敵人令稱科配不得用根括二字内臣恨取去王枝等怨所遣官吏既至敵壁乃紿言城中金帛取未及一二分官吏隱蔽不肯用心敵必欲元數督責日急戶部置場收買金每兩三十千銀二千七百又以象玉珠犀腦麝沈檀之屬准折金帛之數

二十六日開封府申軍前乞取四尸許之

二十七日都人盡赴開封府認納金銀分四壁受納府并不給又盡要城中草是日百官復會議

二十八日保康門裏火沿燒延寧宫頃刻而盡時元祐皇后居宫中急就天漢橋南遇仙店門垂簾幕以避移居觀音院回私第是夜白氣貫斗大風寒

二十九日敵僞傳皇子立以張邦昌監國蕭慶知樞密院孫傳太宰吴幵左丞莫儔右丞都人大悦　敵遣使人普淨寺取朱勔家書盡取油衣庫什物發太醫局并

生藥玳瑁等送軍前

三十日放内侍三人入城敵使趙少監郭藥師来以珍寶賂之大悅提舉官既被害復以四人少尹主其事懇以犀象珠玉充折是日幵儔来報張邦昌且先入城以觀人情仍令幵儔語城内人萬一有踈虞即一城為墟更不他釋矣於是治尚書令廳及西府以待之

靖康要録卷十一

靖康要錄卷十二

三月一日御史臺報百官詣南薰門迎張太宰以申時入城百官班迎對拜於道城外以鐵騎裹送及門而返交割與范瓊不管别有踈虞即入憩于幕次與從官語移時入居尚書省令廳敵令從官卿監郎官十員晝夜宿直續增作十五員管掌事務并使臣十五員祗應三衙亦同宿守是日敵令勸進集議于尚書省傳曰邦昌

卧病不食四日謂王時雍等曰諸公怕死乃掇送與邦昌雖督責而歸焉可免禍

二日差給事中韋壽隆中書舍人李熙靖左諫議大夫洪芻兵部尚書吕好問工部侍郎何昌言軍器監王紹吏部員外郎王及之禮部員外郎董逌户部員外郎李促工部員外郎李士觀刑部員外郎吕勤倉部員外郎魯槱光禄少卿黄唐傅著作郎顏博文並充事務官敵有文字來限三日立張邦昌不然下城盡行焚戮都人

震恐有自殺者尚書勸進邦昌不從是夜大雨至晚方

止

三日敵使來趣勸進取推戴狀告報官員僧道百姓軍

人耆老等盡赴令廳立班推戴邦昌衆人泣勸再三方

從留守司遂以推戴狀申軍前言京城日久無主伏望

早賜備禮施行敵遣开儔傳旨仰初七日行册命之禮

王時雍以軍前劄子所須金銀並要依元拋數目等第

均科遂復分下百二十三坊每坊金四十四萬五千兩

銀二百八十一萬四千一百五十兩表段八萬四千三百一十六疋出榜曉示諭下戶金不減百銀不減十表段亦百餘細民但發笑不復憂曰金人以立主事恐民不服先以此脅之耳已而果然

四日或傳邦昌欲以刀繩自裁或曰相公城外不死今欲以塗炭一城耶乃止

五日曹少監傳令請均科官相見於朱雀門以所約數少戒諭之械不納人戶數百人于開封府

六日東上閤門榜告報文選人武臣承信郎以上并致仕尋醫侍養官于受冊日須管數盡要到如有違必重作施行禮部御史臺太常寺與閤門議定到冊命典禮儀注赴文德殿立班　是日早有内親事官殿班數百人不忍屈節異姓先殺妻孥焚所居謀起義于金水門外統制宣贊舍人吳華為之首范瓊詐與之同謀悉令棄兵乃從後襲殺百餘人捕華并其子皆棄市又生擒十餘人斬之即以狀申軍前新城内人不知忽傳舊城

門皆閉皆謂金人來屠城號哭之聲大震或云華陰結忠義二十萬謀入軍前奪駕布置甚備又有宗室中大夫子昉武臣高士譔亦聚兵數成而敗至是與華合會是日散員營火百姓乘勢刼其私財頗衆衛士拒之因亂相殺左言范瓊因此殺華首後録斬吳華功以范瓊為正在觀察使殿帥左遷兩官云又云靖康元年正月女真犯關華以所部解圍八月敵陷太原府朝廷遣華使女真軍中持國書見尼瑪哈廷揖不拜計議邊事責其

貪利敗約氣勁語直敵帥愧服為追回攻威勝軍等處
軍馬授書以歸十月召赴闕得對上問割地與不割地
利害華對以北人有吞噬之誓入寇必矣乞措置邊備
起陝西兵馬為京城援不復議和遂差華使陝西勾兵
閏十一月二日出城敵騎已至會南道軍馬至遂同總
管張叔夜入城上巡幸南壁華面奏乞量差兵馬奪路
赴陝西叔夜固留華充統制官華累乞出城外下寨使
敵騎不敢近城且通東南路又密奏乞選日諸門并出

兵分布期會為正兵為䆘制為衝突為尾襲為應援可一戰而勝上以衆言先入竟不出兵敵攻宣化門塡道渡濠華竊往相視自南壁守禦官開安上門所堰濠水三尺及盡洩蔡河閘水夜浸之不從及塡道將合始肖前議水已氷矣二十五日敵登城華率使臣親兵赴南薰門東策應手射殺執黑旗者十許人部曲皆散去華獨死拒於安上門東使敵不能西二年正月上再出青城華建言駕出必墮其計宰相何㮚不聽又請于樞密

孫傅張叔夜欲因事至軍前計議叔夜問計安出華著論者三一車駕還內二敵人歸國三華死遂留華劄子繳奏言華有兩朝萬一可安之策願至軍前口陳不報二月八日上皇妃后諸王宮嬪盡出城九日華入內白留守孫傅言上皇已出乞力留皇后皇太子明日引見皇太子華頓言二帝出郊駕必未回願殿下堅避以固國本孫傅曰何辭以拒之華曰有內臣貌類太子敵或邀請則抱以登車出朱雀門密諷百姓遮留不可則墮

之車下以死告奉尸以往仍以賑救飢乏為名詔忠義之士結為隊伍太子微服居中潰圍南去十一日太子竟出華乃于啓聖院置局名賑濟所募士就食一日之間至者萬計華陰以軍法部勒時令上為兵馬大元帥懷蠟彈由間道告急於濟州及約在外將相擁近城内外相應夾攻敵寨圖還二帝久之復遷居同文館其後附者益衆使臣郊用數千人勇士數萬多兩河驍悍之士既而孫傅張叔夜皆赴軍前敵人立張邦昌之議益

急華議欲誅范瓊等數十人乃分兵約日突出十八門列為二壘與劉家寺及青城敵寨相對又遣蠟彈期以三月八日内外合軍部勒既定須期以癸三月六日有班直甲士數百人排闥至華曰邦昌以七日受冊請起事華以衆不可奪華披甲上馬時已黎明北行至金水河四面皆范瓊左言兵瓊遣人紿華入帳下議事遂害之使臣數隊百餘人并戮河上華就死顏色不變極口詆罵其忠義之言凛然可畏華字義夫國初功臣吳廷

祚七世孫性姿忠勇天文地理人事兵機無不通死之日知與不知皆為泣下

七日早文武百官僧道軍民等會于尚書省令廳巳時遣報軍前奉册寶入門邦昌涕泣上馬西府門佯為昏憒欲仆立馬少蘇復號痛午時導引至宣德門闕下馬入幕次復慟有金人會太師以下五十餘人持御衣紅繖來設于次外邦昌出次步至御街褥位望金國拜舞跪受册寶册文畧曰咨爾張邦昌宜即皇帝位國號大

楚都金陵邦昌御紅繖還次訖金人揖邦昌上馬出門百官等導引如儀邦昌步入自宣德門由大慶殿至文德殿前進輦却弗御步升殿于御床西側別置一椅坐受軍員等賀訖文武合班邦昌乃起立遣閤門傳指揮云勿拜時雍等復奏傳指揮云本為生靈非敢竊位又傳指揮勿拜又云如不蒙聽從即當歸避時雍率百官遽拜張急回身面東拱手以立是日風霾日色薄而有暈并初一日邦昌初入門時亦大風或云初上皇之末

出門也金人㸃兵洗城穴城四壁每壁為五洞門以通鐵騎取東宫亦然會如期而出乃止　是日以王時雍權知樞密院兼權領尚書省吴幵權知樞密院事莫儔權簽書樞密院事吕好問權門下侍郎徐秉哲權中書侍郎李回權尚書右丞馮澥仍舊左丞周懿文自御除大尹王及之為都水使者邵溥自侍郎升尚書大抵往来議事者幵儔也逼逐上皇以下者時雍秉哲也脅懼都人者范瓊也遂皆擢用未幾時雍等皆落權為真正並繡韉張蓋

獨好問出入仍舊頗形憂悒

八日以胡思權戸部侍郎葉宗諤權司農少卿胡直孺權戸部尚書前諫議大夫范宗尹仍舊職前吏部侍郎謝克家前兵部侍郎盧襄前中書舍人李擢並落致仕仍舊職李熙靖詹度並權直學士院　是日天漢橋火焚百餘家金人放汴水入少安至晚又人語喧沸衆大恐頃之都驛火二更方息

九日大風遣郃溥使南寨李會北寨報以欲詣軍致謝

二帥至門先以狀申回傳㑹云皇帝不須出門好治人民㑑要相見自往請也使来取金銀及在京鐵比緣朝廷多事百官有司皆失其職守自今出入局各遵常法御史臺覺察以聞

十日軍前盡取宗室而四廂乃移文令坊巷五家為保勿得藏匿都人以為恨權戶部尚書胡直孺恐以軍前怪問遂免舟北般蓮花甲箭等　是日風雨至夜大作城中什物並般出京北善利門朱宗權刑部侍郎陳師

尹權太府少卿王及之權都水使者陳求道別與差遣
葉份權左司郎官李健權右司郎官
十二日敵遣使徑入景靈宫取陳設神御等服物　田
純亮曹易李公衍何作觧于可朱褒等乞致仕從之工
部侍郎何昌言乞改名善言從之　是日手詔向逌大
國之威俾救斯民于兵火而諸公横見推逼不容自裁
忍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出令之初有司乃以聖㫖行
下載循眛陋殊震危衷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

與三省樞密院官議定處分及內外官司面陳得旨事稱面旨內降及批出文字稱中旨遣官傳諭所司稱宣旨洪惟非常之變適遭會于斯時尚冀有永之圖近教寧于區夏庶爾多士共識此懷令部溥同郎官四員專一管勾南薰門交納物色　軍前遣吳开莫儔還

十三日戶部侍郎押伴敵使入門宴以馬幷綵段子之敵取宗廟等什物去

十四日金人入內藏庫指揮應官員磨勘轉官注受差

遣并合舉叙牽復之類令吏部刑部依條限行遣邦昌有書至軍前曰冒膺縟禮願展謝悰雖歷冒於恍辭終未親於台表退增感悚豈易敷陳載惟草創之初實軫阽危之慮民志未定顧未有以得其心事緒實繁念將何以濟於治前朝昨奉台令取索金銀表段以充犒軍伏念自入城已來詢究民間虛實頗聞罄竭悉以傾輸嗣位之初朝夕祇畏戒諭官吏罔敢不虔仰荷大恩敢不思愧雖割膚體豈足報稱然念斯民困獘已甚當圍城

窘急之久有比室餓殍之多欲撫養即無資澤以厚其生欲賑給即乏米糧以續其命而催科正急刎縊相尋若閱日稍淹則所存無幾非仁何以守位非民何以守邦坐觀轉壑之憂不啻履氷之懼與其跼天蹐地莫救于黎元曷若歸命竭誠仰干于鴻造伏念察其懇迫賜以矜容特寬冒昧之誅誕布蠲除之惠幸被始終之德遂全億兆之生不報

十五日邦昌往青城見二帥致謝既至迎接殿下相揖

以升致賓主之禮酒三行面議七事如不毀趙氏陵廟減金帛數存留樓櫓俟江寧府修繕畢日遷都之類敵人皆許之又請馮澥曹輔路允迪吳幵莫儔孫覿譚世勣汪藻康執權元當可沈晦黃夏卿鄧肅太學六局官祕書省官郭仲荀等皆從邦昌之請也惟僕射何㮚樞密孫傅簽書張叔夜中丞秦檜侍郎司馬樸等或以言語或以廢立事不遣回令舉家北遷先敵須六經秀才各五人至是顧回學者聽猶有八人不歸皆平日士流

不檢者甘心歸之禮畢午後回

十六日邦昌下令自今不御殿下朝百官引對羣臣於

延康殿小軒言必呼名飲食居處不用天子禮

十七日三省樞密院同奉面旨嗣位之初理宜廣推恩

霈令四方道路未通赦者未能宣布緣京城圍閉日久

下項事可先次施行如常赦所不原者並與赦放諸文

武官選秩封叙舉人推恩責降人遷叙之類是日先放

在京如登極恩數　敵來督金銀尤急　王廷秀乞致

仕

十八日頒發曉示金大朝辭

十九二十日金大朝辭差邰溥押伴邦昌軍前陳乞下

項事一乞姓趙一乞免金銀一乞限三年遷都一乞五

日班師一乞以主為號去楚帝一乞借金銀犒設　軍

前賚到御批祖宗創業幾二百年矣宗廟社稷一旦傾

危父子親族不能相保痛哉痛哉皆因諸公相誤煩內

藏假載一萬貫收買下項物早望出京應副幸甚幸甚

休思舊主善事新君去期有日相見無緣春暄付尚書

時雍　金人以前日懇請之故金銀十分減九

二十一日聞軍前差斂珠爾貝勒爲河北路統軍屯于濬

州和哩貝勒爲河東路統軍屯于河陽令諸軍有不服

處並令斬首開報即領兵撫定

二十二日差部溥兼提督京城所措置等條具聞奏陳

求道依舊都使水者

二十三日左丞馮澥簽書曹輔太常少卿汪藻禮部侍

郎譚世勣中書舍人孫覿及徐天民蘇餘慶郭仲荀沈晦黄夏卿等入門二使隨入賷到元帥府書云自今所取金銀帛皆是犒軍兵之所急用雖不能足數亦且期大半今楚國再造本國未安慮因徵括之急重困其民亦議權止令出榜曉諭

二十四日雨旨以大金將退師令范瓊以依舊充京城內都巡檢使鄭建雄王㜸依舊充西壁都巡檢司又各差一員張道辛承宗李景良陳思恭為巡檢劉衍張撝

馬千張元發為同巡檢見管人兵每壁均定合推人令

范瓊申請

二十五日有書至軍前欲乘大軍未退修城池以備寇

二十六日軍前開報已諾修城之請令金人二十八日

下城且詢工役自備或欲軍前為修是日選郎官為四

方密諭使

從事郎胡杞令合入官差權司農丞考功虞謨乞致仕

周珣黄中美致仕宣旨應文武備被旨差權職事並令

尚書省出劄子請給恩數依正官法非被旨兼舊職者並罷轉官給告如舊制

二十七日邦昌率百官詣南薫門五岳觀内望軍前遥辭太上皇帝靖康皇帝邦昌慟哭百官軍民皆哭其間有號絶不能起者是日太上皇帝及宗屬隨二太子軍由滑州路去是日聞南京兵至咸平軍前使来問欲盡殺爲復要招安可將赦書来張急差中彥臣以宣贊舍人賫手書往大畧告東道總管以不得已及重兵離散

且當退守之意

二十八日邦昌請軍前辭金人漸下城令戸部侍郎提舉修繕是日交割外城敵既不能下南京乃自寧陵而上盡爲置官屬安撫士民至是悉驅而北舍屋焚盡東至柳子西至西京南至漢上北至河朔皆被其毒坟塚無大小啟掘暑遍郡縣爲之一空京城被圍半年斗米二千餘羊肉斤七千猪肉四千他物稱是細民雖賴官賣柴米自給然餓殍不可勝數人多苦脚氣被疾者不

句決即死病目者即齎蔬菜絶少敵人據城擲菜與市人貿易雖價髙而易得至是椿槐採亦盡餘枯枝爾

邦昌聞翁彦國領兵至以手書與之封皮云付翁彦國其中乃邦昌上端朝中丞亦云不得已及他日保家屬之語敵使蕭慶来議以陜西沿邊城寨畫界與西夏懇辭再三竟不獲命　是日有書至軍前以孫傅張叔夜秦檜請存趙氏留寘軍中既知徇義于前朝必能盡心于今日宜蒙寛宥使獲旋歸書乃邦昌親筆敵不報遣

路允迪宋彥通張徵等回

二十九日邦昌往青城别二帥金兵下城盡絶我兵分四壁屯守張出郊拜二帥見昨日之書大怒謂取三人者豈欲復講前日事耶于是面語再三且云今日縱兵非無名然亦駐兵不逺當覲衅而動張懼不能對申彥臣還云金人以鐵騎三千送至咸平以南七十里不見我師而還　陳戩權軍器少監

四月一日陰晦靖康皇帝及從臣隨尼雅滿軍由鄭州路

去是日金人去絶勤王師王淵首至城下内外盡驚已而續至者絡繹邦昌方下手書賞賚時翁彥國駐兵太康邦昌常遣陳戩賫手詔書止其來戩彥國壻也彥國囚之并其從者敵連數夜焚寨烈焰蔽天聞金人留檄書數百道付邦昌傳諭四方其畧有云十三人鼓譟登城百萬師號呼請命　陳冲權太僕陳求道權太僕少卿簽書樞密院曹輔乞宫祠不允路允迪轉五官除觀文殿學士神佑觀使請給恩數依前見執政條例

二日詹度以孫覿自軍前回乞罷權直學士院指揮孫覿日下供職禮部侍郎譚世勣兼權直學士院　省書省牒禮部三省同奉手書海内承平垂二百載生民樂業豈復知兵乃者奸臣輕搆邊難金兵大舉奄及都畿城守不堅二帝遷北中原之大逾月無君予適以還歸横見推逼既自殘而弗獲乃忍死以救民言念生靈係心宸極道路阻音郵之達吏民無詔令之承想其憔悴之憂同此危亡之急倘不深求于民瘼豈能安濟于時

艱宜示撫循用舒陘阨庶亟臻于寧謐以終究于遠圖可依下項應手書到日昧爽以前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並特釋放赦內官吏並與推恩勤王之師令管押歸元來去處除放租賦招免盜賊等事宜令禮部徧牒施行赦並與覃恩同但易赦字為手書而已此書四日方下作是日行是日敵人行絕其行遽甚以見四方勤王者大集故也營中遺物甚多朝廷差戶部拘收象牙一笏至及二百擔他不急之物稱是祕閣圖書狼籍泥

中金帛尤多踐之如糞壤書史以來安祿山陷長安以後破京師者未有如今日之甚二百年府庫蓄積一旦掃地　當日差使臣撫諭四方邦昌遣使見今上又遣議范訥錢蓋趙野范致虛翁彥國劉光世議事以黎確使趙野黎趙甥也陳戩使彥國戩翁之甥壻也汪湘使劉光世湘劉門生也其它類此李健乞使翁彥國為彥國所拘又遣使臣去為朱勝非所拘城南餘敵當晚行絕小民稍稍出城樵採范納軍屯雍邱王淵為前鋒是

晚方遣三十騎至城下即遣人賫絹三十疋就門外勞之仍呼三騎以入諭納以不得已之意令速來議復辟事　是日兵馬大元帥康王名構檄郡邑曰見危致命者忠臣之心視死如歸者烈士之勇凡在率土世沐湛恩今陳瀝血之辭庶獲捐軀之効邇者上皇禪位下詔責躬事出忱誠人皆惻隱恭惟皇帝遵養潛邸十有五年克儉克勤博通經史天下延頸莫不歸心及受禪之初金人大入許割三鎮乃肯退師皇帝念祖宗之故

疆乃陵寢之重地請許賦租之入以為歲幣之常乃日
渝盟實惟求釁再操戈而指闕遂鼓衆而乘墉至于屈
已稱臣露章引咎初斂兵不下詭曰通和既邀駕去臨
乃輒留往今者二聖太子諸王近臣皆在敵營恐將北
去考之自昔未有或言臣子之心痛憤徹骨具昨奉
旨充兵馬大元帥唱義率衆影從響答數百萬衆奮怒
而前內揆人心可知天意逼逐仇敵今茲已行而强抑
臣寮俾僭位號天怒人怨曷能安處除已遣大兵糾合

諸羣把隘險阻焚絶河梁或迎擊于前或追躡于後期于掃清千里迎還兩宮外帥臣監司郡守縣令共統驍鋭之衆使堅忠義之心各撫柔良之民毋忘歸向之舊凡關津之出入謹于防奸或文書之往來審于辨詐以報皇朝之涵養以底天下之治安報德賞功非言可究三辰在上實聞斯言檄書到日曉示軍民各仰知悉上件檄書下淮南江浙荆湖二廣等路帥臣監司並付發運判官向子諲下京西川陜諸路帥臣監司者並付宣

總司趙野范訥
三日右司諫齊愈吏部陳磷司勲劉定司門胡寅禮部
員懋並乞致仕不允令疾速供職差殿中侍御史黎確右文
殿修撰宋彥通往南京勾當公事日下出門　是日聞
淮寧府教場内築壇歃血為誓徽猷閣直學士京西北
路安撫使何志同徽猷閣直學士知淮寧府趙子崧徽
猷閣直學士江淮荆浙制置發運使翁彥國都水使者
榮嶷等敢告衆士金人再犯宫闕侵侮暴虐人神共憤

聖天子屈己議和猶未退師曠日持久包藏禍心宗社危辱王命隔絕天下臣子各奮忠勇誓不與敵俱生今諸道之師大集于近輔凡我同盟毋徇私毋懷異毋覬釁戮力合謀共安王室以効臣節三軍之士視死如歸千萬人惟一心進則厚賞榮于家邦退則重刑殺及妻子有渝此盟神明殛之皇天后土太祖太宗實鑒斯言是日彥國撰文高聲讀示

四日集百官赴文德議尊孟后宣示手書曰余世受宋

恩身相前帝每欲舍生而取義惟期尊主以芘民豈圖禍變之非常以至君臣之易位既重罹于羅網實難逭于刀鋸外逼大國兵火之威内極黎元塗炭之命顧難施于面目徒自悼于夙宵忤血之存趙孤惟初心之有在契丹之立晉祖考殊迹以甚明載惟本朝開創之圖首議西宮尊崇之禮號同母后國繫周朝兹為臣子之至恭以示邦家之大任肆稽成憲爰舉徽章恭惟哲宗元祐皇后徽柔懿恭聰明睿知天作之合早嬪美于泰

陵王假有家夙母儀于方夏端著紫庭之範具彰彤管之聲雖嘗即瑶華崇道之居亦既奉欽聖還宫之詔久棲神于靖館積系望于綿區今二帝已遷三川方震匪仰伸于欽奉則曷賴于儀刑是用端誠于心涓日云吉祇伏私庭之次恭陳舊國之儀揭丕號以正名開别宫而移御幅員時大庶臻康濟之期京邑既安更介洪長之祉宜上尊號曰宋太后御延福宫令有司擇日奉册其應于典禮合行事件令禮部疾速施行當日差謝克

家往山東迎大元帥
五日自私第迎孟皇后入延福宫又差蔣師愈蔡琳程巽等賫諮目于康王其詞曰邦昌伏自拜違已而北去所遭禍難不可備詳仰惟王慈必蒙矜憫昨日燕山九月餘日金師再舉之後杳不聞耗至去冬臘月二十還闕以今年正月十五日到城外方知國變之酷主上蒙塵於郊凡使回一行盡留不遣二月七日又聞宣金帥之令遂遷二帝皇太子及太上皇后以下后妃嬪御諸

王公帝姬并宗室近屬皆出六宫遂空既而又欲洗城焚燒宗廟社稷百萬生靈分為魚肉俄然俾推異姓方免屠城廟社景靈宫乃不燒燬尋奉少帝御筆付孫傅等令依元帥指揮方為長計無拘舊分妄為禍福速招連累于時公卿大夫號慟于軍前以救君父而邦昌對二太子哀號躃踊以身投地絶而復蘇敵人執命終莫能回度非口舌可爭則以首觸柱求死不能又緣甲士防虞晝夜監守雖引繩揮刃赴井蹈河皆不可得豈謂

城中之人相與逃死乃嫁大禍臨于一身變出不圖死安足惜忽劉彦宗賫城中文字與吳幵莫儔俱至邦昌則訶責彦宗又對衆罵城中文武百官為自免之計逼人以首惡之名皆受國恩一旦如此曾不如蛇雀尚知報恩我若有兵定與大金相抗不共戴天彦宗等語塞而退邦昌遂不復飲食凡六七日垂死而百官陳述禍福謂事已至此雖臣民盡死莫能回二帝之遷惟有從權且與承當此事即存宗廟保社稷景靈像設皆得無

虜而一城文武百官億萬生靈皆得性命可為後圖豈非忠孝之大也若堅持一節以就死地而壞了後事累及二帝豈得為忠臣乎邦昌身為宰輔世荷大恩國亡而不能死復何面目以見士民然念興復之計有在于從權以濟大事故遂忍死于此欲追二帝之遇而報之於殿下也茲幸敵騎已還道路可通故差邢儀曹之㨗蔣師愈本府內知蔡琳承事郎程巽賫此以明本心今則社稷不毀廟主如故祖宗神御皆幸保全伏惟殿下

盛德在躬四海係望願寛悲痛以幸臣民續次别差謝
克家等間道賫玉寶紐諸行府當别貢陳朱夏方暄更
乞倍保玉重邦昌無任瞻望激切之至四月五日邦昌
惶恐諮目上復康國大王殿下書至王詢師愈等所以
遣来之因師愈曰邦昌先差兩番使臣李與潘壽等未
回間有元帥府探兵入京城邏者得之邦昌問来歴乃
知康王在濟州故遣師愈等来　何懿曹大周丁彬並
權吏部郎官季陵胡寅並權户部郎官侯懋權都官李

士觀兼權都水使者

六日指揮自今月初六日不坐迎陽門于內東門聚三省密院議事何志同等選鋒楊端等三十三人至賞勞甚優

七日令寺觀建乾龍節道場至十三日罷

元祐太后是日受冊稱賀有宗室叔尚者自號四太尉稱皇叔祖稱踰城至是聚數萬衆在南青城下寨因欲入城闔者拒之已而許入叔尚至都堂叱王時雍輩曰

當速歸政太后不然從兵與汝輩周旋　大元帥康王
諮目答邦昌其詞曰上太宰相公閣下天降大禍不使
其前期殄滅而使聞君親之流離見宗族之蕩覆肝心
摧裂涕泪不禁窮天下之楚毒不足為喻欲便引繩揮
刃而二聖之鑾輿未復四方兵馬方集將士忠憤責以
大義欲飲泣忍死力圖奉迎今河北河東忠義之兵數
踰百萬預使邀迎率皆響應早夜以覬聞人音而矍然
念與相公去歲同處敵營從容浹日自謂知心故比來

之事聞流言而不信士夫將佐亦皆云爾今奉教備陳始終有伊尹之志達周公之權然後知所期之不謬天或有悔禍可冀二聖之復聽諭遣謝克家之意讀之愕眙失措其何敢承顧皆緘藏内府責在守者候鑾輿歸而上之九廟之不毀下之生靈之獲全相公之功已不愧于伊周矣某方率士卒圖援父兄願相公協忠盡力奉迎二聖復還中都克終伊周之志某身膏敵手受賜而死矣氣令漸熱伏惟鈞候動止康裕方寸方亂修謝

不能多及其諮目上太宰相公閣下遣使臣成忠郎黃永錫詣邦昌扙下且令觀變是日邦昌又遣其甥吳何及國舅韋淵同賫諮目邦昌稱臣其大約曰封內府庫以待大王孔子曰子在回何敢死邦昌所不死者以君王之在外也王喜晚召吳何飲以酒賜金甚寵何向時與王奉使在斡里雅布軍前至是王叙舊不忘也　胡唐老王傒並依所乞與郡

八日邦昌遣謝克家來歸玉璽一紐其篆文曰大宋受

命之寶元帥府寮耿南仲汪伯彥黄潛善耿延禧董耘髙世則等引克家捧寶以前跪以進王王譲拒久之慟哭不受已而跪受命伯彥司之　大母遣其姪孟忠厚賫書来勸進其詞曰吾自處道宮垂三十載乃者都城失守二帝北遷撫事悲摧實無生意忽承朝旨俾正號名退惟閑廢之人當此危亾之際冒居寵數誠亦何心瀝懇再三莫之聽許乃以此月五日入延福宮而百官建吉請權聽政顧早衰多病且久去宮闈豈復能堪朝

建大事言念趙氏舉宗之盡去人心思宋之日深不屬此身誰當此責是用夙宵黽勉期濟艱難然神器久虛必須真主今中外近屬惟王一人矧忠勇英明四方屬望入繼大統非王而誰已遣馮澥李回告王傳序之意王其速驅輿衛入處宸宫上以安九廟之靈下以弭四方之變吾嬰茲重負既付託得人當便辭機務之煩以就安閑之適今遣姪權衛尉少卿孟忠厚親承動靜幷道吾意夏初微暑更慎保護四月八日大母致書元帥

大王　奉議郎監察御史馬伸狀見金人刼二帝北行且逼立太宰相公使主國事相公所以忍死就尊位者自信敵退必能復辟也忠臣義士不即就死城中之人不即生變者亦以相公必立趙氏也今敵去多日吾君之子已知所在獄訟謳歌又皆歸往相公尚處禁中不反初服未就臣列道路傳言以謂相公外挾强敵之威使人游說康王且令南適然後據有中原為久假不歸之計伸知相公必無是心但為敵人未遠因循未能盡改雖然如此亦大不便

蓋人心未孚一旦喧鬨雖有忠臣之志相公必不能自明滿城生靈反遭塗炭孤負相公初心矣伏望相公速改正易服歸省庶事稟取太后命令而後行仍速迎奉康王歸京日下闢門撫勞四方勤王之師以示無間應內外赦書施行恩惠收人心等事權行拘收候立趙氏了日然後施行庶幾中外釋疑轉禍為福伊周再生無以復加如伸言為不然即先次就戮伸有死而已必不敢輔相公為宋朝叛臣也謹具申太宰相公伏候鈞旨

申時奉鈞旨一切改正

九日追收偽赦不行邦昌名侍從官議事晚降手書曰請隆祐皇后垂簾決政邦昌行太宰事中外大悅追回諸路赦文並初四日立宋太后手書不用遣馮澥李回為奉迎使副

十日邦昌避位王時雍吕好問徐秉哲李回吳幵莫儔等奏乞要還舊職奉太后聖旨依舊且兼權領職事

韋壽隆乞罷給事中以徽猷閣待制宫祠　周懿文乞

還大理卿奉聖旨依舊且權開封尹　將作少監蘇餘慶兵部郎官唐恕太常丞唐元衡乞致仕不允

十一日太后御內東門小殿垂簾聽政邦昌以太宰退處內東門資善堂百官詣祥曦殿起居太后畢邦昌服紫袍犀帶魚袋獨班行歸兩府幕次

十二日監察御史姚舜明齊之禮太常博士華初平乞致仕不允

十三日王琮言昨任左司員外郎權暫吏部侍郎令三

省密院官見帶舊職兼合取指揮奉聖旨與右文殿修撰知鄧州劉嵓除直秘閣知鄭州　奉迎使尚書左丞馮澥副使權尚書右丞李回至自京師以隆祐皇后詔書來曰吾以薄德罹此多艱雖救時敢愛于髮膚而昧道若臨于淵谷顧邦基之有頼繄神器之有歸比遣使軺往馳書牘惟工天之眷命實四海之傾心諒惟撥亂之姿已定興王之業方長嬴之居序宜祉福之具膺竚来御于法宫以誕揚于丕號羣情攸屬遐想增懷故兹

書示想宜知悉
十四日元帥檄初至京師都人感泣已而副元帥宗澤東南道總管趙子崧皆揭榜以安人心　侍御史胡舜陟乞外任差遣不允監察御史姚舜明知衢州王俣知江州胡唐老知無為軍
十五日太后告天下手書曰比以敵國興師都城失守祲纏宮闕既二帝之蒙塵誣及宗祊謂三靈之改卜恐中原之無統姑令舊弼以君臨扶九廟之傾危免一城

之慘酷乃以衰癃之質起于閒廢之中迎至宫闈進加位號舉欽聖已還之典成靖康欲復之心永言數運之屯坐視家邦之覆撫躬獨在流涕何從緬惟藝祖之開基實自高穹之眷命歷年二百人不知兵傳序九君世無失德雖舉族有北轅之釁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賢王越居近服已徇羣臣之請俾膺神器之歸由康邸之舊藩嗣我朝之大統漢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興獻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唯天意夫豈人謀尚

期中外之協心同定安危之至計庶臻小愒用底丕平
因敷告于多方具深明于吾意　康王劉子比金人邀
請二聖北去當府已星夜措置邀迎外勘契金人先于
三月初七日抑逼宰臣張邦昌僭稱偽號今來邦昌已
歸寶退避所有自三月八日以後稱中旨面旨事並不
得施行差到官不許放上如有闕官師閑具狀申以憑
差官填闕施行兼自今後凡有公事並須申禀當府與
決如有奸偽冒可疑文字並不得施行繳連供申

十九日兵部郎官唐恕差知復州

二十日元帥康王牓當府先為京城失守伏聞車駕幸敵寨慮墮奸謀爾令河北河東州軍及忠義民兵結集準備後聞金人邀請二聖北去臣子之心痛徹骨髓便欲自戕念二聖未還又不敢死除已嚴督兩路州軍并結集到兵馬許以封王建節盡令邀迎車駕務得萬全已皆響應數近百萬當府見星夜督責外訪聞都城一體忠義自二聖出郊日夕迎望以至燃頂煉臂精誠激

切久遭敵困百貨匱竭念此憂憫寢食不遑契勘東南入京舟船多在淮楚敵馬雖退州軍皆未肯放行當府自四月初已累行下令將應客旅米穀舟船等催促放行入京并官調亦已催促進發務濟都城缺乏仰安業守待無或流散曉示各令知悉　侍御史胡舜陟奏伏見宗澤文字稱康王未忍歸朝疑謁宗廟竊恐謙虛退託未忍遽當大寶此去濟不遠乞遣京城父老僧道往濟迎請并遣百官前去勸進以見推戴迫切之誠庶幾車

駕早至闕下奉聖旨依奏

二十一日起發濟州宿新興店

二十二日康王次單州

二十三日康王次虞城縣張邦昌劄子伏見謝克家自元帥府回恭聞車駕自濟州由金鄉軍徑至南京即藝祖受命之邦嗣王朝無疆之歷天人合應以啟中興凡在臣民不任抃蹈所有合排辦輿輦仗衛冠冕服御禁衛儀物之屬百官有司各以其職並合發赴南京以候

冊立禮畢遂開朝廷以出號令臣猥以駑下承乏宰司當躬率百司赴行在所欲于今月二十五日起發前去庶伸翊戴之誠以請權宜之罪其一行事務並已行下所屬排辦欲乞差中書舍人李擢太常少卿汪藻充勾當公事伏取進止奉聖旨依奏　是日有司令開封府少尹父老僧道舉人等詣行在奉表勸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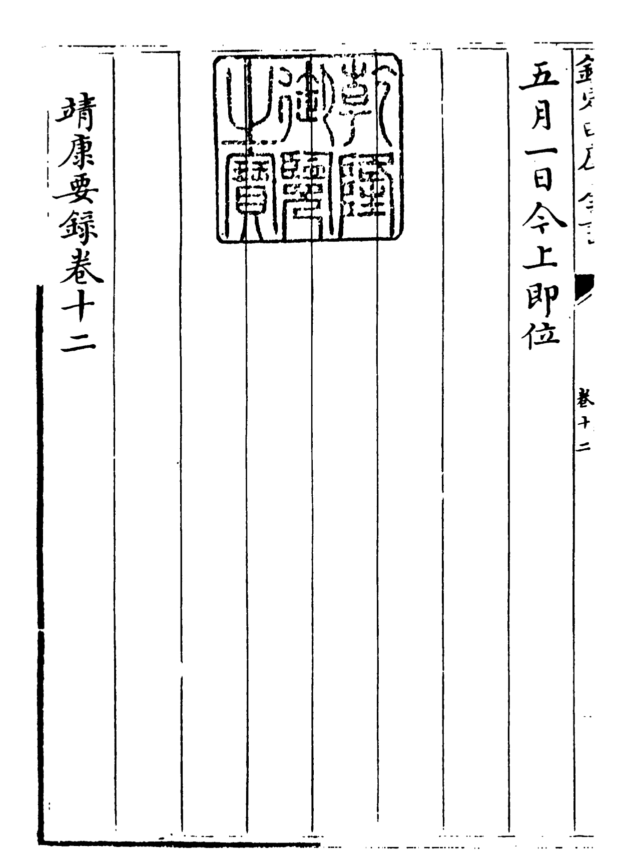
二十四日康王次應天府　康王榜近者金師深入奄及郊畿京師失守二帝播遷欲立異姓覆我宗社賴大臣

因時權宜濟此艱危因是以存九廟保全生靈實社稷之大計乃心可嘉深慮百官將士并諸色人尚懷疑慮曉諭各令知悉

二十五日在京應奉官司分一半官吏至南京接駕是日張邦昌王時雍等帥官吏出門

二十七日司門員外郎宋彥通除右文殿修撰

二十八日司農卿胡思乞罷權戶部侍郎奉聖旨依胡交修除集英殿修撰知湖州



五月一日今上即位

靖康要錄卷十二